

湘江观潮
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

万众票选，出于本心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亲历记

龙泽巨

2026年8月10日夜，北京国家速滑馆。1.2万个座位座无虚席，南侧大屏上，历届百花奖获奖者的银幕形象一帧帧流过。我和另外100位终评观众评委端坐东侧评委席，我们的手边即是电子表决器。我们将在这里投下8个最佳奖项、1个优秀奖项，每人9票。

按下按键，票数在大屏上实时跃动，主持人当场宣布结果，得票最多者随即登台，没有延时，也没有审核。它意味着，我们101个人按下的就是最终结果。经过两个多小时，8个最佳奖项和1个优秀奖项的名单在万众瞩目中全部浮出水面。全场观众欢腾雀跃。张艺谋等9位获奖者手捧奖杯，走到评委席前面，向我们鞠躬致谢。

我不断地想起那几天的经历——8月4日晚间直至8日晚间，我们在中影国际影城天天中影汇影院观赏了广大观众海选产生的13部提名影片。8月9日上午，第一次分组讨论，手机被统一收进保管箱。我想，接下来大约就是宣布内定名单、讲一通道理，我们举手、走过场，当一回“提线木偶”。两位组长率先发言，报出各自的意向名单——我几乎认定那就是“方案”，只等动员。可他们没有，他们说，按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标准，各抒己见。

那天，我们这组议论最多的是《南京照相馆》。一家照相馆的小切口，把侵略者的暴行和普通中国人在生死关头的反抗与牺牲拍得入木三分；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的当下，这部片子尤显分量。《小小的我》把镜头对准脑瘫患者，虽样千玺饰演的刘春和难度极大，却真实动人；《破·地獄》关于生与死、情与义的哲思，加上卫诗雅的表演，折服了不少评委。

颁奖典礼当天上午进行第二次讨论。一位高校教师主张把最佳影片给《哪吒之魔童闹海》。这位教师的意见是：票房150多亿元，国际影响前所未有，为什么不能突破“最佳影片只评真人表演、不评动画”的惯例？话音刚落，掌声一片。又有评委提议优秀影片给《惊蛰无声》，理由是它第一次把镜头投向国家隐蔽战线。事后网上有人猜这是“看了张艺谋的面子”。我在现场，可以作证：不是。那是评委自己一条条讲出来的理由。

讨论结束前，两位组长坦陈了自己的意见。最出乎我意料的是，与头一天相比，他们各自都改了意见，而且互不相同。原来，他们不是来统一我们思想的，他们自己也被我们的讨论和意见改变着。

8月10日下午5时许，我们一同登车前往现场。负责评委团工作的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工作处处长宫洪涛到每台车上来讲话。他登上我们的车，只简单提了一

句要求：“你们投票一定要出于本心，出于作品本身，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

我一路想着“出于本心”四个字，感到沉甸甸的。

文艺的本质属性是人民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观点，也是数千年来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近些年，一些创作者题材与主题脱离人民、脱离生活、脱离时代；一些评论者回避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社会意义，只谈“文本”与“结构”；一些高校课堂上讲文艺复兴，只讲构图、材料、用光、点线的变化，对达·芬奇们借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社会意义、弘扬人文主义的动机与作用只字不提，仿佛那场推动社会巨变的运动从未发生。凡此种种，离作品的实际远了，离人民群众欣赏文艺的动机与趣味也远了。

而这届百花奖，人民始终是主角。开幕式上，88岁高龄的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祝希娟，讲她为演《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而深入生活的往事；中国文联副主席高世名说，百花奖所建构和见证的，“是电影与大众的关系、艺术与人民的关系”。初选由1267万余名观众网上投票决定，13部提名影片，都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融为一体、为多数观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们101位终评评委则来自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国家直属机构。选拔评委的刚性条件只有一条——热爱电影，常进影院，写过优秀的电影评论文章。我所在的二组的25位评委中，既有党政机关干部、媒体编辑记者，也有高校师生、民营影视机构负责人。

我是凭一篇影评入选的。《〈长安的荔枝〉：从中篇小说到电影故事的审美呈现》被2025年湖南影评文集《掠影2025》收录，湖南省电影家协会据此推荐。可我的年龄远超50岁的上限，是中国影协依据我长期在地方党委政府部门分管文化文艺工作的履历和多年创作研究成果，破格批准的。抵京后，宫洪涛、丁宇等同志每天问候我：“连台的工作安排，您吃得消吗？”我答：“还行。”那份温馨，至今暖人。

遗憾也是有的。9个奖项每项只有一个名额，而列入提名的作品和电影人都是优秀的。我有时感到很难以取舍，还在会上感叹：“要是有两个名额就好了。”但扩大名额违反历届规则，我们只能取舍，并接受遗憾。

从长沙到北京再回长沙，8天时间不算长。但这几天所看的电影、101双手投下的9票、两位组长的改口、中巴车上那句“出于本心”，一遍遍在我眼前回放。人民文艺观不是一句口号——它在1267万张海选票里，在101个普通观众的按键里，也在把投票权毫无保留交出去的那份信任里。



8月7日，演员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谢晗 摄



▲5月20日，雨后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黄石寨景区，云海缠绕在峰林之间，构成一幅流动的画卷。
彭斌 摄（湖南图片库）

二

我在周李立所著《久别的人——张藜歌诗人生》一书中，读到了他记述张藜创作《我和我的祖国》歌词的心路历程。在此之前，张藜有过创作的困惑。他曾不断问自己：“我写了多半辈子的歌词，对歌词，真是忠诚不贰。可是并没有写出几首全国传唱的东西，什么原因？”这个叩问，还是他的夫人杨阜兰给出了答案：“死死板板，不生活化。”这句话，点醒了张藜，让他从茫然中，看到了柳暗花明的前村。

采访的间隙，我拨通了著名作曲家徐沛东的电话。徐沛东与张藜有过紧密合作，曾共同创作了《亚洲雄风》《篱笆墙的影子》。徐沛东在电话中说：“张藜的生活经历非常坎坷，在农村时受过磨难，晚上他跟猪住一个屋，猪在地上，他在炕上。白天他和农民一起劳动，还下过煤矿，对工人、农民感情特深，是一位内心坦荡、平易近人、人格高尚的优秀词作家。”

在采访中，我还遇见了张家界融媒体的女记者王姣。6年前，她专程去北京采访了杨阜兰女士。杨阜兰女士告诉王姣，张藜曾对她说，这首歌词的灵感，是被张家界的美景激活的，他揣着秦咏诚写给他的曲谱，憋了大半年，都写不出来，只因到了张家界，思绪终于打开闸门，如泉水奔涌而来。

当日下午，我们去看望《我和我的祖国》的试唱者黄新国。

门开了，黄新国的夫人和儿子在门口欢迎我们。黄新国坐在轮椅上微笑着向我们致意。黄新国今年67岁，几年前得了脑梗，脑子依然清醒，只是语言表达有障碍。我们只好询问他的夫人庾保明，和她一起回忆当时黄新国试唱《我和我的祖国》的具体情形。

那是1983年农历八月十五，当时在敦谊小学教音乐的黄新国，白天接到县文化馆馆长楚德新的电话，通知他次日早晨赶到金鞭溪宾馆去唱歌。黄新国这年正好24岁，生得英俊，性格开朗。他平时喜欢拉二胡、吹笛子、弹风琴，很受学生崇敬。他的嗓子甜润，唱起歌来，十分动听。庾保明说：“那天晚上，他兴奋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清早，就出了门。”坐在一旁的黄新国听了，不断点头。

金鞭溪宾馆坐落在金鞭溪入口处的宽阔地段，背靠一片绿色山脊，门朝碧水哗哗流淌的金鞭溪。

走进宾馆，穿着长袖白衬衣，外罩一件棕色背心的张藜走过来与黄新国热情握手。然后他们一起走进了宾馆内的小客厅。这时作曲家钟立民走过来，把一首新歌递给黄新国。黄新国接过简谱，就知道这是他们来张家界创作的新歌《小城大庸》。他想，我一定要

唱好。随后，他轻轻哼唱了起来：
小城大庸，大庸小城
你在天门山的怀抱里
涌出了笑语声
大街像七彩河
小巷似万花筒
这里有翡翠谷
这里有钟乳洞
你引来八方游客
你满怀主人的深情
一遍又一遍。黄新国越唱越自如，越放松，自我感觉越来越好。张藜、钟立民听了非常满意。

接着张藜将一张红色双格信箋纸，递给黄新国：“你先哼哼这首歌，然后给我们试唱。”黄新国接过曲谱，一看歌名《我和我的祖国》，心中萌生几分兴奋。小声哼了几遍后，他向张藜示意，表示可以试唱了。

张藜点头：“大胆唱吧！”

我的祖国和我
像海和浪花一朵
浪是那海的赤子
浪是那浪的依托
……

我最亲爱的祖国
你是大海永不干涸
永远给我碧浪清波
心中的歌

美丽、动人、深情的歌声，从宾馆窗口飞出，在金鞭溪山岭的上空回荡。

听完演唱，张藜激动地拍着黄新国的肩膀说：“小伙子，唱得很不错，继续努力啊！”

从黄新国家采访回到住所，我决定次日上午，去金鞭溪原宾馆旧址。在张家界森林公园，我看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19年10月16日的题词“地上最高绝景张家界”，他在题词后面着重加了三个惊叹号。看着这个题词，我感觉到这个森林世界的岩石、古树、路、桥、栈道、溪流，不是在地面，而是在天上。

站在金鞭溪边，我仿佛又听到了当时宾馆飞出的歌声，那样清纯嘹亮。想象着在歌声中，树在动，鸟在飞，叶在飘，绿在闪。这让我理解了张藜为什么要把试唱《我和我的祖国》的地点，选在张家界的核心区域。

评论家北乔在散文《可贵的朴素》中写道：“人们常说森林如海，而黄海森林公园就是站在陆地上的海。”我也要说：“张家界森林公园也是站在这片古老陆地上的海。这海是奔放的、神性的、诗性的、音乐性的美美与共的海。它属于人类天地的共同愿景和彼此生命的依托；属于未来的美好和灿烂。”

三

我有幸见到了曾经陪黄新国去试唱《我和我的祖国》的楚德新馆长。他今年83岁，容光焕发，双目炯炯有神。他是土家族音乐家，不仅著述了《土家族打溜子艺术新论》，还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作曲家、歌唱家。他两次应谭盾之邀，带领张家界打溜子乐队，赴英国参加谭盾大型交响乐《地图》的演出。

座谈会上，楚德新在谈到张家界的音乐发展历史时，给我们介绍桑植民歌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他对大家说：“在已收集的4万首桑植民歌中，传唱久远的《马桑树儿搭灯台》最具代表性。”

男：郎去当兵她在（呀）
我三五两年不得来（哟）
你个儿移花别处栽（哟）
女：马桑树儿搭灯台（哟嗬）
写封的书信与郎带（哟）
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啦）
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哟）
钥匙不到锁不开（哟）

这样的民歌，语言朴实，形象鲜活，感情真挚，唱的是男女之间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爱情与守望——由这份深情孕育出的经典，怎能不动人心魄？而在当年大革命的洪流里，这首民歌又被赋予了一抹滚烫的鲜红。张家界的乡亲们跟着贺龙闹革命，丈夫奔赴血火战场，妻子在家守护乡土，这首情歌，便成了他们奋斗与守望的精神寄托。

——这就是张家界的音乐基因和音乐源泉。

座谈会上，当年大庸一中的音乐教师宋小兰回忆起那年那月那日，张藜和钟立民从金鞭溪归来，到她家家访的情景。

夜幕降临，大庸小城已是万家灯火。宋小

湘江头条

2026年9月6日下午，艳阳高照，远山如黛。金子般的光斑，洒在人行道两侧绿树的枝叶上。清凉的秋风，伴随涌动的人流，徐徐吹过灯笼高挂的大街深巷。

我朝古城南门口街道走去，目光扫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就看见了高立在澧水岸边、上书“《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文化广场”字样的巨大石碑。细览碑文，上面记述着我国著名词作家张藜1983年中秋前后在张家界创作《我和我的祖国》歌词的珍贵往事。

睹碑忆往，思故生情。《我和我的祖国》的优美旋律，从耳边飘来，拨动我的心弦。

一条自然河流，一片原生村落，一脉起伏苍山，一座古老小城。这里是孕育梦想的土壤，也是音乐诞生的故乡。

一

张家界的历史图册清晰地描绘着这座森林小城的岁月履痕。据地方史料记载，今张家界市域秦代属黔中郡慈姑县地（县治在今慈利县境）。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大庸卫改称永定卫；清雍正十三年（1735）裁卫置永定县。1985年撤大庸县设县级大庸市，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大庸市，1994年更名为张家界市。

长期以来，由于位置偏僻、交通闭塞，这片奇山秀水一直鲜有人知晓。1979年夏天，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完成《韶山》创作后，经朋友推荐，来到张家界林场。他登高望远，三千奇峰尽收眼底，顿时无限感叹：“这不就是人间仙境吗？”情之所至，他挥洒丹青，很快就绘出了《自家斧劈——湘西张家界》的写生画。这幅画后来被永久收藏在法国的博物馆。吴冠中先生说：“为了探求绘画之美，我辛辛苦苦，踏过不少名山。觉得雁荡、武夷、青城、石林……都比不上这无名的张家界。这里的秀色不让桂林，但峰峦比桂林更神秘、更集中、更挺拔、更野。”他的画，他的文章，使得张家界名扬天下。

1983年农历八月十四，中国音协、中国作协组织采风团来到张家界。著名词作家张藜随团前往，住进了位于澧水南岸的天门旅舍。那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小楼，精致简朴，窗明几净，房间敞亮。入夜，钻出云层的明月照耀河水，波光粼粼。

张藜的音乐神经被唤醒，被触动。美国著名作曲家格什温说过：“在我看来，音乐是一种现象，它对于人的情感可以产生非常显著的作用。其作用各种各样，具有把人带入各种各样的情绪的力量。通过各种不同的情感，音乐能够使人清醒，令人烦恼，催人困倦，令人兴奋。”此时的张藜已进入“兴奋”的创作状态。次日拂晓，他一觉醒来，披衣起床，推开窗门。近览田野金浪翻滚，村庄炊烟袅袅，溪河流水潺潺。远眺天门山，奇峰耸立，白云缭绕。不到20分钟，张藜就写出了《我和我的祖国》的歌词初稿。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路上一道辙……

这种触景生情、一挥而就、终成妙章的创作体验，贝多芬就有过。贝多芬说：“我在寂静的夜晚或清新的早晨，在森林中散步时，用手在空中捕捉来的，诗人受到这种情绪启发，就把它变成文字，而我则把乐思变成多种声音。它们发出的回响，它们的轰鸣、咆哮，直到它们的音乐形式，站在我面前为止。”

40多年来，这首从张家界飞出的《我和我的祖国》传遍大江南北，乃至异国他乡。人们借它歌唱祖国，思念故乡，向往未来，抒发心底的情感；而它也因此成了一条精神纽带，把个体与家国紧紧系在一起。

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是这首歌的首唱者。她曾说：“这首歌是经典中的经典，它跟我的演艺生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我来说，每次演唱都是发自肺腑去唱。唱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和祖国生命相依，就像孩子和母亲一样亲密。”2019年6月，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我和我的祖国》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至此，这首歌更加引起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

2024年10月，张家界市文旅局举办的活动，刷新了张家界群众演唱的最新纪录。那一天，数千名合唱队员身着节日盛装，在天门山天梯上高歌《我和我的祖国》。这个创举，后来被中央电视台录制播放，又一次把张家界的奇景和音乐形象推到亿万观众眼前。

张家界飞出的歌

谭仲池